

终评委解读郁达夫文学奖 坚持公平、公正、透明

■受访人：袁敏（作家、编辑、出版人） □采访人：张中江（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袁敏 作家、编辑、出版人。1976年开始发表作品，现已创作发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多体裁作品数百万字，著有长篇纪实文学《重返1976》、暖心教育读本《蒜头的世界》、纪实文学《燃灯者》等。曾任浙江省政协委员、浙江省作协副主席、大型文学刊物《江南》杂志主编，并主持设立郁达夫小说奖，影响颇大。2009年，作为浙江唯一的期刊获奖人，被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中国期刊协会授予“新中国60周年有影响力的期刊人”称号。

自创办以来坚持实名投票、评语公开、媒体现场见证的郁达夫文学奖，日前公布了第八届获奖名单。一直担任该奖评委的作家袁敏，接受商报记者采访时坦言，正因为这个奖项的公平、公正、透明，所以引起文坛，包括读者大众的广泛赞誉。

10月26日，由《江南》杂志社主办、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政府协办的第八届郁达夫小说奖在杭州举行终评委会议。会上，历时六个多月的悬念终被揭开。杨方《月光草原》和金仁顺《白色猛虎》分别摘得中篇小说首奖和短篇小说首奖，龚万莹《出山》、黎紫书《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韩松落《鱼缸与霞光》获得中篇小说奖，朱婧《我的太太变成了鼠妇》、万玛才旦《松木的清香》、牛健哲《造物须臾》获得短篇小说奖。

郁达夫小说奖是国内颇具影响的面向海内外华

语中短篇小说创作的文学奖项，每两年评选一次。本届终评委仍由著名作家、学者和重要文学刊物主编组成，执行主任为艾伟，七名成员为（按姓氏笔画顺序）叶兆言、毕飞宇、孙甘露、阿来、陈东捷、袁敏、程永新。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终评委专家认真阅读备选作品，并准备了各自推荐作品的评语。

郁达夫小说奖自设立以来，始终坚持以弘扬郁达夫文学精神为主旨，注重作品的文学品位，所以获奖作品不仅具有较高艺术水准，也较为契合郁达夫的文学和审美精神。本届郁达夫小说奖颁奖典礼将于12月7日——郁达夫诞生日，在其故乡富阳举行，同时本届获奖作品名单、得票数及评委评语将在明年第1期《江南》杂志和相关平台上公布。《第八届郁达夫小说奖获奖作品集》也将进入编辑程序，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李健 中国作协会员、新疆作协理事、小说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发表小说、散文等计100余万字。出版小说集《脐血之地》、长篇小说《木垒河》。《木垒河》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五届天山文艺奖长篇小说奖、中篇小说《泰克拜》获第五届《西部》文学奖小说奖，另有昌吉文艺腾飞奖、昌吉州拔尖人才、文化贡献奖等。长篇小说《天山下》入选2024年“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



10月13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委员会宣传部、南开大学文学院、南开大学当代审美文化研究中心等主办的“‘文化润疆’与当代边地书写——李健新疆题材小说研讨会”在南开大学举行。

该活动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大力推进文化润疆，聚焦新疆题材小说创作的最新成果，研讨当代边地书写的发展趋势。李健是来自新疆昌吉的实力派作家，其小说《木垒河》《脐血之地》等塑造了鲜明的边疆人物形象，表现了多民族共同生活图景与边疆社会发展变化。

13日上午举办的研讨会上，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研究机构、出版机构的10余位专家围绕李健小说中的边疆书写、美学风格、文化变迁与文化交流等议题展开了深入交流，并一致认为，李健的创作构建具有边地特色与现实意义的当代文学体系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李健即将在《当代》杂志刊发的长篇新作《天山下》，已列入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重点推进作品。13日下午还举办了这部作品的改稿会。会议结束后，作家李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创作理念和文学观点。

□新疆物产丰富，关于新疆的书写，也有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你觉得在当下，作家书写新疆可以从哪些方面入手？

■新疆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作家，像早前的周涛、章德益，包括现在的刘亮程、李娟，都是非常优秀的作家。他们从各个层面写了新疆。因为幅员辽阔，新疆形成多元文化、多民族杂居的文化特质。所以在新疆的写作，应该更凸显文化的多元性，文化之间、民族之间的融合。当下新疆的文化形态，也是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逐渐累积而来的。我在写《天山下》时，首先想到的问题是，不管是哪个民族，哪一种文化，人性是第一位的。我觉得应从人性着手，去探讨民族融合之间人性幽微之处。比如这次的作品，我主要依据的就是，在国家高速发展、物质文明高速发展的大潮下，哈萨克这个主要以自然经济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族群，融入当下生活时文化上的撕裂感。这也是我写《天山下》最初的目的。

□何平教授在会上说，作家的写作应该回到非传奇化、非景观化的人的生活命运本身。请问你是怎么看待文学上的西部，以及新疆的地方性？

■现在大多数作家都把小说写作的关注点，放在技巧、结构上，忽略了小说更应该关注的地方。我觉得小说家或者一个艺术创作者，应该是和这个时代、这个地方发生深刻关系的人。小说家应该在这个层面上，对地方或者一个时代做更加深度的发掘。所以我觉得确实像他说的，应该回到小说本身。

西部是一个多元文化交融的地方，这也是新疆的独特之处。我也一直认为新疆是一个还没有完全被文学开发的地方，大家的写作很多还浮在表面上。

各民族的作家，他们的写作都是从自身民族的角度出发去探究，或者说写一些故事。我觉得鉴于新疆的多元文化特质，应该从整个的新疆的文化民俗当中，去探索一种新的写作方式或者资源。

□是否可以介绍下木垒的文化特点？

■“木垒”一词一说系蒙古语“马”、“大草原”或“弯曲的河流”之意。“木垒”，清代写作“穆垒”，系匈奴语“蒲类”的转音；汉代巴里坤湖称“蒲类海”，在木垒的东面；唐代庭州蒲类县在木垒西边；但相距都不是很远，木垒恰在其中，地名源于古代民族语是可能的，这些都有待考证。在清朝平定了准噶尔叛乱之后，哈萨克逐步进入了这一区域，农耕与游牧并举，所以，也就形成了木垒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的特质。

今天的作家，该如何书写新疆？

■受访人：李健

（中国作协会员、新疆作协理事、小说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采访人：张中江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你从郁达夫第一届到第八届一直担任评委，还参与了多年组织工作。今年有什么特别感受？

■现在全国文学奖项其实挺多的。郁达夫奖当初设立的时候有三个特点：第一，它是面向全球华语写作的作家设立的一个奖项；第二，它只针对中短篇小说；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它实名投票、评语公开、媒体现场见证。正因为这个奖项的公平、公正、透明，所以引起文坛，包括读者大众的广泛赞誉。

郁奖到今天已经走过了8届，我觉得在公平、公正、透明这一点上，始终是坚持得比较好的。另外我比较大的感受是，基本上每期都有新人、新的面孔出现，并不是全部围绕知名度很高的作家。比如说这次获中篇小说首奖的杨方，知名度并不高。可见评委是看作品，而不是看作家的名气。郁达夫小说奖很希望能多推出一些新人。这个新人倒不一定指的是年轻作家，更多是指新面孔。

□刚才提到杨方在社会层面名气没那么火，你认为她脱颖而出的原因有哪几方面？

■首先我觉得这篇长篇小说是非常扎实的，贴近现实，真正从生活土壤里面长出来的故事。它是有生活底蕴做支撑的。现在有很多小说，技巧很圆熟，写得很老道，但为什么就是不打动你？因为它距离现实生活很远，老百姓不关心。有些作家就是宅在屋子里写。正是因为杨方的小说有生活底蕴做支撑，所以故事很生动、语言很准确、细节很感人。如果没有草原的生

活，没有见过牛粪和牧民息息相关的无法割舍的关系，是写不出这个作品的。

我这几年也一直在藏区草原行走，这篇小说当中的许多地方，我看了真的是哑然失笑，太逼真了啊。

再有我觉得这篇长篇小说，写了一个重大主题，也就是地球的环保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人和自然应该如何和谐共处？这是对我们每一个地球人都必须思考的问题。这种对人类对地球重大事件的思考，其中深沉的哲思，也是作品胜出的一个原因。

《月光草原》写了东部对西部的援建，写出了年轻人的心态和具体的行动，塑造了非常饱满的人物形象。主人公的所作所为，一看就来自生活，非常真实。所以我觉得最后多数评委选择杨方，也是有充分原因的。

□万玛才旦的作品此次也获奖了。但他的突然离世，让很多人觉得非常痛心。是否可以讲讲他作品的特点？

■其实万玛才旦上一届也入围了，但没有获奖，我是有点遗憾的，他所写的藏地生活很有独特性。当得知他猝死的消息时，我一下就懵了。他才50出头，那么有才华的一个电影人，又写小说。这次我看到他的《松木的清香》，小说写了一个意外猝死的年轻人，感觉就像看到了一个隐喻。这个作品的结尾，像闪电雷劈一样击中了我内心的柔软处。万玛才旦抓住了一个很小的细节，写出了人与人之间情感上的深沉之处。人世间的的美好有时候常常就是一点小小的温暖。

张勇：我其实是在听烈士的心跳声

■受访人：张勇（国家一级编剧、作家，四川省作协副主席） □采访人：孟丽媛（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张勇”这个名字，很普通，但和戏剧、舞台剧、小说结合起来后，人们往往会惊讶于爆款电视剧《伪装者》的原著及编剧张勇，竟然是一位1986年就进入军工厂工作的女工。她16岁立志写戏，26岁发表第一部戏曲剧本，36岁第一部戏上舞台，46岁电视剧《伪装者》登上荧幕，因为信仰和热爱坚持写作，甚至选择的谍战、反特题材也是准入门槛较高的创作领域……张勇坦言，“慢工出细活，没有一蹴而就的事情，我要写什么，就写什么的好东西。”近日，张勇新作《沉睡的蝴蝶》在天地出版社出版，是

继张勇“谍战三部曲”（《一触即发》《伪装者》《贵婉日记》）之后，历时7年创作的全新长篇反特小说。

张勇在2024天府书展的活动现场接受采访时说，“《沉睡的蝴蝶》是我文学创作的一个新赛道、小转折。”反特其实也属于谍战大范畴，虽然处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但无名英雄们在重重危机面前与敌人斗智斗勇的大无畏精神一样值得今天的我们敬仰，“以《沉睡的蝴蝶》为开端，我正在写‘反特三部曲’，从谍战到反特，我想逐步打通属于自己的谍战小宇宙。”

方向。并且，小说的发表也是我能第一时间了解到读者对故事的反馈途径，我会看读者对人物和故事的反应，这些也是激发我创作的动力之一。无论是小说、剧本还是舞台剧创作，所有的创作都是相通的，虽然体裁不同，但底层逻辑都是人物要鲜活，没有废话、台词准确、人物准确、性格准确，这就可以了。

□在文体变化过程中，文字描写的侧重点相应产生变化了吗？

■舞台剧剧本讲优美、抒情，讲究对唱、合唱、三重唱；小说有景物描写和心理描写；电视剧剧本就是给台词。我的台词“舞台腔”比较浓，但是观众接受了，比如说《伪装者》里的台词“明楼不敢”，日常说话，谁家也不会这么说话，只有在我们舞台上才有“小弟不敢”之类比较有腔调的台词。台词的精准，才能够体现出人物的性格特点。后来我发现，观众不仅接受，还很爱看这些大段的舞台剧台词，这就代表观众接受了我的语言风格。包括《沉睡的蝴蝶》，它虽然更生活一些，但是体现人物台词的设计上，我还是保留了这种语言风格，还是为了体现人物性格精准。

□你怎么看待自己作品的变化？

■其实没有改变，都是写人物。小说是写人物、写故事、讲故事，电视剧依然是讲人物、讲故事，戏曲舞台更是要在两个小时内迅速建立人物，让人物立体鲜活，然后把故事讲清楚、讲明白、讲精彩，只有这样，观众才会沉浸其中，代入感强，才会看进去。我的写作本钱都是舞台剧给的，是戏曲滋养了我，都是唐三千宋八百的戏曲剧本滋养了我，传统文化一直以来是我创作的根基。

□会不会因为某些外部原因修改文本和结局呢？

■对于剧作有帮助的建设性意见我会吸收，然后消化进自己的创作中，而且谍战剧和反特剧不像其他题材，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我在人物的台词设计上



张勇 国家一级编剧、作家，四川省作协副主席。曾获第二届文荣奖作家编剧奖（《伪装者》）。创作长篇小说《一触即发》《伪装者》《贵婉日记》，红色谍战川剧《黎明十二桥》以及电视剧《一触即发》《伪装者》《天衣无缝》等。

会用很多的潜台词，把这句动了，下句动不动？动得了吗？动完以后人物特点还有那么精准吗？都是需要考量的内容。其实，作为一个创作者来说，在接受各方外部建设性意见的同时，也应该有自己的坚持。

□《沉睡的蝴蝶》给人的感觉是“男性视角下的女女主”小说，男女主之间关于信仰和情感的发展非常细腻，也有种“他们变了、他们变了、他们没变、他们真的没变吗？”的感觉，为什么呢？

■我每次创作之前都想给大家一个意外惊喜，就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结局。有个读者说想到了开头，没有想到结尾。现在的读者和观众都很聪明，他们也有很大的阅读量和阅片量，对于谍战剧、反特剧来说，都充满了悬疑风格，如何让读者和观众在阅读和观看过程中有意料之外的惊喜，是我一直追求的创作目标。在一个故事的创作中，完成了这个目标，下一个目标就是故事的核心，其实《沉睡的蝴蝶》还有一个潜台词就是“唤回你的初心”，找回你的记忆，唤回你的初心，唤醒你的信仰。

□对《沉睡的蝴蝶》的影视化有什么期待吗？

■我还是有期待的，一部爆款剧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缺一不可，就是剧本好、导演好、演员好，三好合一好才会有。影视剧的风险是有的，是不可控的，但是我们有着美好的愿望。我写了解放初期的一群为国奉献的公安人员和科研人员，还是比较正能量的，我希望读者看到像《沉睡的蝴蝶》里史云帆、姜海涛、吴满意这种默默无闻地在军工厂战线上做工作的人，希望将来电视剧出来的时候可以更加形象化，希望《沉睡的蝴蝶》能够唤醒一些人的记忆，让大家对军工厂产生一些敬仰之情，这就是我的初衷。